



危崖

杨 晶◎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危崖

杨晶◎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崖/杨晶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4

ISBN 7-80623-648-1

I. 危…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730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48-1/I·458

开本 32

印张 10.25

字数 250000

印数 1—4500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一个小城。主人公方达成在一次聚宴上不期邂逅了 20 年前曾工作过的某煤矿后勤队书记的女儿林玉珠。时值方深陷畸形婚姻的不幸之中，林也离异多年。二人久别重逢，彻夜长谈，相见恨晚。然而，方却有难言之隐，皆因官场失意及家庭不睦所致。林意识到这一点，在政府换届时，不惜一切代价，助方当上了一市之长。官场的顺遂使方的性功能逐渐复苏，方妻也因病辞世。就在相爱的双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之时，林却突然失踪，方四处寻觅终未果……由于对林的极度思念，方罹患绝症。辞世前，在病榻上向老同学讲述了自己这段催人泪下的情感经历。一场两情相悦的生死之恋终以凄怆的悲剧拉上了帷幕。

目录

引 子	001	
		004 病榻前的嘱托
初见林玉珠	009	
		015 年轻的回忆
监狱会见	022	
		027 珠珠和方哥
往事(一)	032	
		045 往事(二)
家事春秋	050	
		061 畸形的婚姻
春天的夜晚	075	
		093 惊天大火
通往宁静的道路	108	
		117 月亮湖之夜
王大娘家的新婚洞房	128	
		138 全驴宴

夜半谣诼	149	157 港澳之旅
离婚(一)	175	190 离婚(二)
负 伤	195	208 养 伤
绝壁与塔	218	228 破碎的花烛之夜
仍是破碎	237	251 官场风云
提拔重用	269	275 政治抱负
最后的见面	286	293 男人的回归
林玉珠的失踪	298	303 布下天罗地网
来自天外的告别	310	314 永别了,方哥
尾 声	322	

引 子

我哆哆嗦嗦地拉开了灯,雪白的灯光散漫到天花板和墙壁上,照亮了我熟悉的一切。它们都在告诉我,刚才的都是梦,是虚假的,转眼即逝的。可我的脑子里,依然是那可怕的梦境,方达成那落地长发如网一般还在笼罩着我的神经,他的“还命啊——还命啊——”的叫声,还在我的耳边嘶鸣。

我摸到了烟,摸到了打火机,无意识地点着。缭绕的烟雾中,许久许久,方达成和林玉珠才从我的大脑中退去。屋外的风海啸一般,从屋顶滚滚而过。风头掠过树枝,发出的尖叫如一位妇人的绝望哀号。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啊。是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幕好像被黑布蒙了起来。黑幕上有一些小孔,发出星星点点的亮光,如同阳光的泄露。有人趴在黑幕上从那些小孔里向下窥视。顷刻,那些小孔变成了人的眼睛,一双一双,睁得如桃核一般。忽然,那一双双眼睛流起了泪水,暴雨一般向下喷洒。又过了一会儿,那泪雨竟变成了血。风吹过来,将那血变成红雾,在天地间一团团地翻腾。血雨翻江倒海一般向地上抛洒,将那个悬崖浇成红色。血雨顺绝壁而下流到了那道小河,河水顿时变成了红色,血浪翻滚,奔腾而下。我心里暗想,可不要冲到了方达成的坟上。正想着,那血水漫过堤岸,如一条条赤色毒龙,爬向方达成和林玉珠的坟头。血浪过处,坟头变为平地,立时有两个人头

踩着电梯一般徐徐升起。男的西装革履，女的一身洁白婚纱。我心里惊讶道，已经几年了，方达成和林玉珠还是那个模样，莫非他们没有死去？待他们完全出现在地面上，男的突然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鬼，他的头发拖在地上，罩住了身体，那人就如同立在一个茅草垛里。女的也变成了一个血口妖精。他们发现了我，嘶鸣着向我扑过来。我踩着满地的血泥夺路逃命。他们在后边猛追，边跑边喊着：“还命啊——还命啊——”我在前边四下奔窜，他们在后边穷追不舍。我藏到了一个重重叠叠的小屋子里，看着两人从我的面前跑了过去，心想终于逃脱了。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忽然觉得房顶上有人，朝上一看，他们攀着断椽，正从屋顶上往下下。“还命啊——还命啊——”方达成疯狂地嘶鸣着。我打开门又跑，他们仍在后边踩着我的影子追。林玉珠奸笑道：“方哥，把你的头发甩过去。”方达成迅速将落地长发拧成一条粗粗的绳索，撒网一般朝我撒了过来，道道绳索竟像水母的触手将我缚住。我拼命地挣扎，口中大叫：“方达成，我是周文昌啊，你怎么六亲不认，我不就是欠你一顿饭票嘛，你就这样对待我。”我拼命地挣扎，逃了出来。前边地上有一口井，我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跳到里边，竟是个大海，波飞浪涌，水朝一个方向奔流。我揣摩着，水既然在流，就总会流到地面上。我就顺着水势向下游游去。终于见到了亮光，我从那个口里探出了头，却发现林玉珠就站在上面……

我惊悸得浑身打战，我听到床在咯吱咯吱作响。我在想着方达成的嘶鸣声，我何时欠你方达成的命，来向我索要？！我突然意识到了方达成就是在这个寒冬死去的，下了床去看日历，是元月14日。又翻了去年的日记，原来今天是方达成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方达成的灵魂不得安宁，原来他还在惦记着他的书啊！

我又点着一支烟，躺到被窝里，想着方达成在去世周年之际向我发来的信息，想着他那颗躁动不安的灵魂，想着刚才令人毛

骨悚然的梦境,还想到我在方达成的追悼会上向他许下的诺言。如今一年过去了,虽然我已将那笔款交到了小玉手中,可那篇记述我还只字未动,内心不由暗暗作痛。“可是,达成,你知道吗,并不是我懒惰,也不是我食言违诺,而是我下不去那笔。我脆弱的心脏难以载得动你的故事,每逢提起笔来,我的泪水都在奔流。”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方达成听不到我的声音,也不理解我的苦衷。可毕竟已经一年了,我却还只字未动。无论如何我不能再耽误了。我要战胜我的脆弱,把他的故事写下来,让他的魂灵早日得到安宁。

伴着如涛的风声,我打开了电脑。

病榻前的嘱托

2001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按照方达成电话里给我提供的地址,我来到了他的家门口,摁响了方达成家的门铃。过了片刻,前来开门的并不是徐梦茹,而是一个微胖,相貌周正,花白头发,衣着整洁的中年妇女。我自报了家门,她似乎知道我要到来,噢了一声,客气地说:“请进来吧。”在她的引导下,我来到二楼一个卧室的门前。她开了门,在幽暗的灯光下,轻轻地走到床上人的身边,俯下身子,用关爱的语气说道:“成,你姓周的同学来了。”

“来了?快让他进来。灯,把灯拧亮点。”一个沙哑、微弱,略带兴奋的声音在床头响起。

随着灯光的增强,我看到了屋里的情景。方达成的床上用品全是白色的,白单子白被子白枕头。挨着左边墙壁,放着氧气罐、输液架,还有些医疗仪器。在另一头,放着药品柜和其他的一些用具。床的右侧,立着一个浅色带抽屉的书柜。整个屋子,俨然一个医院的病室。方达成费力地支起身子,抬起头看着我,叫我的名字。我快步走到他的跟前。他的头随着我的走动而调整着角度,目光却直直地盯着我,像是在辨认,又像是在欢迎。我来到他的面前,握住了他从被子里伸出的干枯的手。眼前的方达成比我想像的还要糟。形如槁木,面如死灰。他的两颊和眼睛深深地陷下去,额头、颧骨和眉骨突出来,眼睛在陷下去的深窝里闪着晶

亮的光。细小的脖颈，乌青的嘴唇，尖瘦的肩胛骨顶着件肉色圆领秋衣。那件衣服与其说是穿在身上，倒不如说是挂在衣架上。

“来了，文昌。”

“嗯。”我答应道。

“姑，扶我坐起来。”

方达成在那位妇人的帮助下坐起来，靠在了被子上。

“你还是老样子，就是头发白了。”方达成微喘着说。

“我们都不老。”我在椅子上坐下来，忍着心中的痛楚说。

方达成的姑姑走了出去。

“吃饭了吗，是刚到吧？”

“是的，刚到。下飞机时吃了。”

“叫你辛苦了。”

“我来得太晚了，达成。我没想到你会这样。”我看着方达成行将就木的样子，再也控制不住，哽咽起来。

“现在情况怎么样？达成。”

“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文昌，我不行了。他们不说我也知道，去那边是早晚的事。”他眼睛直呆呆地盯着我，目光苍白而空洞。他压低了声音，严肃而深情地叫着我的名字对我说道，也好像在给我透露一个深不可测的秘密。

“别那样说，达成。你千万不要悲观。你要树立信心，精神作用有时是很重要的。”

“不，文昌，我心里很清楚。”

“达成，不会的，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总会有办法的。”

“不行了，已扩散了，大面积的扩散，现在全靠药物维持，神仙来都不行了。”

“是不是发现晚了？”

“去年年底发现的。”

“为什么不抓紧治疗？”

“耽误了，我心说不要紧。”

“是为了工作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可以想像得到，你把这个城市建设得这么好。”

我的眼前出现了刚刚见到的这座城市。那是一片灯火的海洋，来自几处设置在城市制高点上的射灯，以其五颜六色的光柱横扫过城市的夜空，如同母亲的手臂在抚慰着将要入睡的孩子，又像是来自远方客人的问候。各种路灯霓虹灯彩灯射灯把城市的晚上装扮得如同节日。街上没多远就有一个小游园，里边安装着各种健身器材。人们在灯光下跳舞，拉琴唱戏，或做健身活动。出租车的司机也是那样的热情友好，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当听我说到是从乌鲁木齐来的时候，他就主动给我介绍该市的概况。有多少人口，多大面积，有什么风景名胜、风味小吃。还告诉我天气预报近几日有大风降温天气，要注意加衣服，以防感冒。有个小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下车给我找钱的时候，他把那张破旧的十元捏在手里，却又从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崭新的给了我。这一切都在告诉我，这个城市的人们不但是物质上的富有者，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富有者。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了朝气和活力的城市，我的心中感慨万千。目前的景象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方达成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了作为市长的方达成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发展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

“看到了？”方达成的眼里突然放出光来。

“看到了，和南方的城市没有区别。”

“你能这么评价我很高兴，可我很快就看不到她了。”

“别这么说，达成，总会有法子的，你一定要树立信心，要打起精神和疾病作斗争。”

我又打量了一下除去我和方达成之外的空落落的屋子，想了想，还是忍不住问了句：“达成，徐梦茹呢？她怎么不在这里？你

们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方达成用平静的语调说：“文昌，电话里没对你讲，我最后没有和她走到一起。至于为什么，以后我会慢慢对你说的。”

说到这里，方达成侧过头来，目光直直地看着我，语调变得真挚而深沉：“文昌兄，我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我想在我临走之前，把我的一段生活告诉你。如有可能，我想借你的笔，把我的故事写出来，以纪念我的朋友，表达我的悔恨，同时也把这些告诉世人，不求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只愿能对他们的人生有所帮助。此外，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也要托你来办。我知道这些对你来讲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可能还有许多困难在等着你，但在这个世界上，除你之外，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人选。你能答应我吗，文昌兄？”他急切地说道，满含泪水的眼睛里射出期待的目光。

方达成的话很令我感到突然，我想不到他千里迢迢把我召来，是为了这些。虽然我不知道他的生活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但要记述下来，也许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可他所说的那件重要的事情指的什么呢？我能够担当得起吗？可看着病入膏肓的方达成以及他那双渴求的眼睛，我怎能拒绝他。我对他说：“我答应你，达成。”

“谢谢你，文昌兄。你能住几天？”

“请了五天假。没事的，达成，什么时候你讲完了我再走。”

“工作允许吗？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不要紧，达成，我会听你讲的。只要你不嫌我写得不好，我一定会为你写出来的。虽然我还不知道你所说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指什么，但我一定会尽最大力量为你完成的。请你放心。”

“谢谢你，文昌兄。”

“可你的身体……”

“我不要紧，文昌，我一见到你就好多了，你看我现在的样子，”他坐直了身子，用枯瘦如柴的手臂向后捋了捋头发，做出精神抖擞的样子，“你相信我，我会把握住的。”

在以后的七天里，方达成向我讲述了他和林玉珠之间的生死恋。那段情缘的源头来自林玉珠的长辈，和方达成的仕途密切相关。那里边有飞蛾扑火般的悲壮，有血和泪的申诉。虽然我们的对话多次被医生和他的姑姑打断，但他的思路清晰而连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段用充塞于天地间的情义凝成的恋情，是一个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故事。那故事生离死别，惊心动魄，催人泪下。

初见林玉珠

我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叫林玉珠，你听到这个名字也许就能感觉到她是个美丽而纯洁的女子。我和她重逢于1997年冬天第一场雪的时候。请你注意我的措辞，是重逢，而不是相逢。是12月底元旦快到的时候，地点是K市她的新月酒家。那是个瑞雪纷飞的晚上，那场雪为林玉珠的酒店带来了商机，前来吃饭的人很多。人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与自己的亲人或朋友相聚在温暖如春、灯火通明的屋里围火吃饭饮酒，隔窗欣赏外面飘飞的雪花，是一件很温馨很惬意的事情。

我和市里的几个文友坐在一楼的窗边，享受着那美好的时刻。那些文友里有市作协主席司马群，有《K市文学》刊物的文学编辑丁香，有市文联办公室的部天，还有市委办的科长，有自由撰稿人，有书店老板，最大的领导是市委宣传部的李副部长。你知道文友相聚最怕的是有领导在场，好在李部长是个非常随和的人，虽然身居高位，却难以割舍和文学的那份情缘，到了这个场合，如同一个平头百姓，和大家平起平坐，称兄道弟，非常融洽。我当时的职务是市监狱的政委，也算个副县级，虽和李部长一个级别，但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在一起东拉西扯，胡播瞎侃，吆五喝六，痛快异常。

大家搞一些游戏，说黄段子，编对联，猜字谜，玩得很开心。

我还记得其中一个游戏是用“圆圆、尖尖、万万千、没有？没有。”这几个词连起来造句。这个游戏还是李部长提出来的。他说，一个县长下乡检查工作，中午到路边的一个饭店吃饭。饭后秘书和司机争着结账，县长看两个人争执不休，就说，你们不要争了，我想个裁决的办法。不复杂，也就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造个句子，谁造不成，这个账就由谁来结。县长说，我先给你们做个示范。县长就说了。盘子圆圆，筷子尖尖，吃过的菜万万千，掏钱了没有？没有。秘书想了想，对县长说，我说个不成熟的，说了你可不要批评我。县长说，说吧，今天不分贵贱高低，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秘书就说，钟表圆圆，钢笔尖尖，熬过的夜万万千，提拔了没有？没有。县长说，说得好。轮到司机了，司机说，轮胎圆圆，车头尖尖，跑过的道路万万千，出事故了没有？没有。最后，县长说，今天大家讲得都很好，看来是我这个县长出的点子没水平，没有难住你们两个，这个账还是由我来结吧。县长就结了账。李部长说，大家就按这个路数，每人讲一个，但不能重复别人讲过的。大家都说，部长你的官最大，你先讲吧。李部长想了半天想不出来，猛然看到小丁往上托了下眼镜，就说，小丁的眼镜圆圆，鼻子尖尖，用过的化妆品万万千，抹美了没有？没有。说得小丁的脸红了，大家都夸部长说的好。李部长又补充说，我是反其意而用之，请大家不要误解。然后大家让我说。我也说了个。靶儿圆圆，子弹尖尖，射出的子弹万万千，打中了没有？没有。然后小丁说，月儿圆圆，树梢尖尖，谈过的对象万万千，谈成了没有？没有。大家都热烈鼓掌。下面挨着说，有说工人的。说，车床圆圆，车刀尖尖，旋出的零件万万千，开支了没有？没有。有说农民的。说，筐儿圆圆，扁担尖尖，卖出的菜万万千，发财了没有？没有。说得很多。

那天，给我们倒酒的小姐长得很漂亮，大家问她叫什么名字。小姐羞红了脸不回答。小部对大家说她叫小红。又问她家是哪

里。她说是在息沟县。大家一阵惊叹,说真是深山出俊鸟。因为那个县是山区,是K市有名的穷县。这时孙科长说,这个酒店的老板才漂亮哩,有一天他见了一面,回去半夜没有睡着觉。大家难道不想见一面吗?大家说想,想得很。他就对小姐说,请让你们老板来一下。小姐说老板不在。孙科长问去哪儿了?小姐说有事出去了。孙科长说打电话叫她来一下,就说宣传部的李部长在这儿哩。丁编辑也说,你跟她说她的老同学丁香叫她哩。小姐说,那我去看看。约有抽支烟的工夫,便有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士从楼上走了下来。

我们朝那位女士看去,只见她高挑个儿,三十上下年纪,穿了一件大红底印有图案的紧身丝绸对襟棉袄,一条黑裤子,留着一个圆鼓鼓的发髻,一张满月般的面庞。她迈着优雅的脚步从楼上款款走下,来到我们面前。小丁站起来指着林玉珠对大家说,这就是新月酒家的老板林玉珠女士。立时像有人施了魔法一样,我那些自以为清高目空一切的文友们张大了嘴,瞪直了眼,变成了一尊尊石雕泥塑。李部长也不例外,连话也不会说了,站起来握手的时候,把凳子都弄倒了。小丁将我们逐一向林玉珠介绍,每到一个人前,林玉珠敬一杯酒。她落落大方,不卑不亢,用得体的语言和大家应酬着。林玉珠敬酒时,大家都格外乖顺起来,接过林玉珠的酒说声谢谢就倒进了口里。林玉珠来到了我的面前,小丁介绍了以后,她慢慢收起了笑容,目光定定地看着我,看了会儿目光移到了我的额上,说:“你是方——”我说:“是。”“方政委,你好你好,小妹敬你一杯酒,说不定将来我还有事麻烦你呢。”她的声音哑哑的,很有特点。我以为她在说笑话,就随声附和道:“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一定全力以赴。”

当时大家正在猜字谜,猜了半天无人猜得出来。林玉珠敬完酒之后,小部拉过凳子说:“林姐请坐。”她却并不坐,说还有事情要做。有人就说,让林老板猜,猜出来才能走。孙科长就对林玉珠